

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三

武帝紀第六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起於此

劉歆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  
元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三年者蓋盡  
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  
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  
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寔年號之起  
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刊  
誤曰年號之起在元鼎年通鑑考異曰鼎元

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補遺曰  
按魏司空王明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  
猶然其後乃有中元後元元改朔數中後之  
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蓋文帝凡兩改元故  
以前後別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  
之武帝即位以後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  
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但以一元二元三元  
四元五元為別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  
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蓋為是也時雖從有司  
之議改一元為建元二元為元光三元為元

朔四元為元狩至五元則未有以名帝意將有所待也明年寶鼎出遂改五元為元鼎而以是年為元鼎四年然則謂年號起於元鼎者固然謂元鼎為後來追改者亦不誤也

於

鄉里先著艾

師古曰六十曰艾者五十曰艾

曰

愚按此雖據曲禮言然孔穎達疏引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既艾註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竟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織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運政註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運政是年老致政致政當七

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

為歲事曲加禮

劉攽曰為音于偽反謂為歲事曲加以禮耳  
初作便門橋

水經注曰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  
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  
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  
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十  
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  
石柱柱南京北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

各領扶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  
謂之石柱橋也 又曰豐水上舊有便門橋  
與便門對直武帝建武三年造 愚按武字  
是元之譌今漢書注服虔之說彼引之作張  
昌蘇林之說彼引之作如淳注漢書者未嘗  
有張昌鄴氏不知何所據也

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楊倞荀子註曰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  
當黜以草纓當劓以復紂當劓以艾畢當宮  
此有虞氏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

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纁下刑墨幪幪中也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習學記言曰武帝策賢良詔稱唐虞成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全指說在虛浮處詩書所謂稽古先民者皆恭儉敬畏力行不息去民之疾成其利致其義而不以身參之孔子言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蓋不特人主見道不寔當時言道者自不寔也

於是董仲舒公孫和等出焉

愚按公孫和傳上策詔諸儒之制與此詔意略同而其事在元光五年今此紀二年并書公孫和者蓋合武帝時前後所徵賢良而總計之

敕決河起龍淵宮

劉攽曰予謂敕決河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敕河且起宮也顏延當云龍淵廟按景帝紀起櫟陽廟亦云櫟陽宮寧可復謂非櫟陽廟乎此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水經注



曰瓠子河南有龍淵宮蓋武帝起河於決隄  
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 愚按水經  
龍淵宮當在東郡之濮陽不特非長安西之  
龍淵廟亦非西平之龍淵西平屬汝南郡與  
瓠子河遠所謂龍淵者疑是空名不必實有  
其地顏延之說未為當也

治雁門阻險

師古曰所以為固  
用止由奴之鬼

劉歆曰予謂治阻險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

由奴耳

縣次續食

宋祁曰舊本續作給

穿漕渠通渭

愚按鄭當時為大司農所開也詳溝洫志

廼加九錫

愚按應劭九錫之解本於禮緯舍文嘉諸家說此者各異公羊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陸四輿馬五樂則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拒鬯穀梁七弓矢八鈇鉞韓詩外傳一車馬二衣服三虎賁四納陸五樂器六朱戶七弓矢八鈇鉞九拒鬯許慎張華一車馬二衣服三樂

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  
鉅鬯鄭司農以九禮九命與九賜是一鄭康  
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  
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

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  
羅泌路史曰議者之說蓋出於虞夏傳其為  
說曰有功天子一賜車服弓矢再賜鉅鬯三  
賜虎賁百人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  
弑其君孽賊其宗者弗請於天子征之而歸  
其地於天子可也一不遠謂之過再不遠謂

之數三不適謂之誣誣則黜之一黜少以爵  
再黜少以地三黜而爵地畢此之是矣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

洪邁容齋隨筆曰劉向說苑臣術篇云秦誓  
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工位而不能進賢  
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  
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語  
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

皆不能援以為証今之恭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愚按潛夫論考績篇云占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周上者刑與闡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禮記射義疏曰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

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  
命諸侯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  
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教註云謂六年時也三  
不適謂之誣註云謂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  
絀以地三絀而地畢註云凡十五年又舊唐  
書徐有功傳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曰臣聞  
兩漢故事附下罔上者腰斬而欺者亦斬

東夷歲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

後書東夷傳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  
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

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滅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

賜淮南王蒟以王几杖毋朝

師古曰蒟川王志

凌稚隆曰諸侯表與蒟川王傳皆云蒟川王志以元光五年薨而顏以元朔二年賜几杖為蒟川王志誤矣

內長文所見愛也

南樞記談曰元朔三年詔內長文所以見愛也  
許少伊右丞言往見江南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  
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  
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赦所以見愛  
其於下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  
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因學紀聞曰古寫本無注

哀公問論臣

愚按荀子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



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耶孔子曰人有  
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又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  
健無取詀無取口噤健貪也詀亂也口噤誕  
也楊倞註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  
可取也孔子曰無取甘者無取捷者無取口  
齟者甘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捷者必兼人  
不可為法也口齟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  
也韓詩外傳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詭健  
驕也佞諂也口詭誕也皆大同而小異

無所流馳

宋祁曰馳音難易之易

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舊唐書樂志云紫嶺南有鳥似鸛鶴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鸛鶴遠矣疑即此鳥也漢書武帝本紀書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注漢書者皆謂鳥為鸛鶴若是鸛鶴不得不舉其名而謂之能言鳥鸛鶴秦隴尤多

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即吉了也北方常言  
鸚鵡踰嶺乃能言傳者誤矣嶺南甚多鸚鵡  
能言者非鸚鵡也

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十人獨身脫  
還

劉攽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軍幾沒以自當  
無賞耳疑紀誤

置五屬國呂處之

因學紀聞曰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  
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

張掖泊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發謫吏穿昆明池

水經注曰基構淹褫今無可究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住長安市賣之池周迴四十里

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百金

宋祁曰百金新本無百字

徙函谷關於新安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按秦函谷關在漢弘農縣即靈寶縣西南十一里故關是也今大路在北本非於東之要漢武元鼎三年楊僕本宜陽人耻居關外請以家僮七百人徙關於新安即新安縣東一里函谷故關是也  
延得華子嘉

宋祁曰景德本無子字

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宋祁曰注本舊文作元始三年建武三年此本乃刊誤據平紀改正

親省邊岳用事所極

劉歆曰予謂親省邊岳詔語耳

望見太一

日知錄曰史記天官書中官太極星其一明者為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譖居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

史記南越尉佗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閼注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元鼎五年路博德出桂林下匯水注徐廣曰一作湟駟按地

志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 水經注

匯浦關在中宿縣匯水出關右台溱水謂之  
匯口山海經謂之湟水漢路博德出桂陽下  
湟水即此水矣桂水其別名矣 天台齊召  
南曰按湟水有二一為金城郡之湟出臨羌  
北合浩疊水為亭逆水至允吾入河在今陝  
西西寧漢趙充國屯田湟中是也一為桂陽  
郡之湟源出今湖南寧德縣九疑山東南流  
經廣東連州陽山至清遠與湏水合曰匯口  
又南至番禺與廣西盤江合南入海漢路博

德出桂陽下湟水是也漢桂陽郡治在今郴  
州桂陽縣治在今連州今陽山縣北四十里  
有湟溪故關即南越置守兵處博德伐南越  
之道正出于此韓文公送區冊序曰陽山江  
流湍急橫波之石廉利作劍戟舟上下失勢  
破碎沉溺者往往有之尤足以為伏波道遠  
且險之證也但湟字亦作滙亦作匯地理志  
滙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郡二行九百里水  
經注以湟即滙最為確當湟與滙音相近而  
滙與滙又字相近也是以史記言博德下滙



水而漢書曰下隍水於地理志縣有含洄實  
一水也顏師古注引應劭曰桂水東北入湘  
洄水東北入沅二條俱誤蓋桂水南入洄  
水東南合湏而南入海耳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湏水

水經注曰漆水西南歷臯口太尉二山之間  
是曰湏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漆水出峽  
左則湏水注之水出南海龍川縣西逕湏陽  
縣右注漆水故應劭曰湏水西入漆是也

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

水經曰灘水出海陽山注曰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灘之間謂之始安嶠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灘名曰始安水灘水又南與瀉水合出西北劬陵縣界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瀉水又東南流注于灘水漢書所謂出零陵下灘水者也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灘二水皆出海陽山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稠灘急瀧二千里而至長沙水始緩南下曰灘石灘三百六十里至梧州又千一百里至番禺劉

欽曰船下安戈既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類非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也宋初曰戈船將軍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牙之類是也戈船今有之設千戈於船上以禦敵也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宋初曰注文吳越舊本作吳楚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水經注曰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

禺是也 又曰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圻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名之為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柯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西入越也

見夏后啟母石

路史曰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辰

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  
修已感石圻胸而生故說者以為夏后生而  
母復為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  
號啟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炯王  
韶竇革等皆云啟母歷代崇祀亦以為之啟  
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  
山至中岳見夏后啟母石伏云啟母化為石  
啟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嶺神廟登封北  
十二里云啟母之嶺而偃師西二十五復有  
啟母小嶺行廟淮南子禹通縣隸塗山欽餉

聞鼓乃未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為  
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  
破北方而生啟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  
烏程張渤疏聖河夫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  
見事寔乃桐汭志謾錄等故記以為大禹之  
化厥有繇矣雖然啟母之廟顧野王虛元明  
等又以為之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妊  
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為母立祠  
曰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訛故得而  
為之說 劉敞曰此石本名啟母石武帝避

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出啟字非  
史之追書也

翌日親登崇高

宋初曰新本作登嵩高

故用事八神

劉敞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  
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  
地故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之而武帝亦然  
日知錄曰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即封  
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類

以為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有然如有聞

宋祁曰姚本云屑先結及與屑同說文云動作切切也一曰敬也又潔也

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水經注曰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來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



長安飛廉館

刊誤補遺曰晉灼曰飛廉身似鹿頭如雀有  
角司馬相如傳推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  
鳥身鹿頭沈存中翰林得古銅釵中間鑄一  
物有角羊頭其身如篆文傍有篆飛廉字劉  
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為龍身而為喙原  
父謂此赫連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  
使作銘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  
虔按晉載記勃：造刀為龍雀環又於殿前  
鑄銅為飛廉不知當時所鑄飛廉之象為何

如審如郭言龍雀乃飛廉之異名勅：二之  
何哉存中之鉏有角羊頭恐是鹿非羊其形  
與龍雀刀不類却合於景純所謂鹿頭者原  
父之刀鳥喙乃略與晉說相符然一說身似  
虎一說鳥身而原父之刀自云龍身又以小  
異刀銘之文史云大夏神雀名冠神都與原  
父所記益不同

三百里內皆來觀

小宋板本無來字

歷獨虎鳴澤

水經注曰東洛水上承鳴澤者渚方一十五里

望祀虞舜于九疑

宋祁曰舊本足也下有九字疑字下無音疑

字刊誤據史館本改

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帳也今

宋祁曰南本無此注予案太初元年受計於

甘泉下注又云若今之諸州計帳疑只當一

見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趙彥衛雲麓漫抄曰漢刺史以八月巡行所  
部盡詣京師奏事不言所處之地唐戴叔倫  
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郡刺史以察  
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  
權不收人其言必有據齊召南曰按地理  
志武帝壞却胡越關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  
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  
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而百官表曰司  
隸校尉征和四年初置察三輔三河弘農則  
知元封五年尚未設立司隸所謂十三部州

即指涼豫冀兗幽并青徐揚荆益交趾朔方  
也其後既置司隸部明分為十四而仍稱十  
三州者尊畿輔不以司隸下同諸州也師古  
於平當傳注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  
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誤矣又刺史至東京  
始有常治如司隸治河南豫州治譙兗州治  
昌邑徐州治郟青州治臨淄涼州治隴益州  
治雒并州治晉陽冀州治鄆幽州治薊揚州  
治歷陽荊州治漢壽交州治廣信後書續志  
可稽若西京刺史原無常治見沈約宋志惟

交趾刺史持節治蒼梧異於諸州見胡廣記  
而師古注武帝紀初置刺史引漢舊儀曰有  
常治所有字疑誤

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觀

愚按三年春作角抵戲文穎以為漢後名平  
樂觀館字與觀同猶益延壽館為觀也穎以  
為漢後名之者蓋指東京上西門外之平樂  
觀靈帝於其下設秘戲以示遠人者見華嶠  
後漢書而水經注以為皇女臺者也今云觀  
于上林平樂觀則當時作角抵戲之時已有

平樂觀之名但無所據張衡西京賦云大駕  
幸乎平樂觀張甲乙而襲翠被薛綜注平樂觀  
大作樂處也李尤平樂觀賦曰誤平樂之顯  
觀處金商之維限西京賦中述角抵戲云烏  
獲扛鼎都盧尋橦衝挾鷲濯胸突鈇鋒跳丸  
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峩峩間鬱參  
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  
白虎鼓瑟蒼龍吹簫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  
而蜚蛇洪厓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襍褻度曲  
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復陸重

閭轉石成雷礚礚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  
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欵從背見熊  
虎升而擎攬援祝起而高援怪獸陸梁大崔  
蹠蹠白象行孕垂鼻麟困海鱗變而成龍狀  
蛇以蜃舍利甌化為仙車驪駕四鹿  
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  
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  
通涇東海黃公赤刀專祝冀厭白虎卒不能  
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旗  
偃幢程材上下翩翩突倒投而跟絰譬隕絕



而復騁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末之伎態不可  
獨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其次叙  
如此張騫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  
廣大以大鳥卵及犍騊駼人獻于漢師古曰  
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  
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騫傳又云及  
加其眩者之士而角抵等戲歲增變其益興  
自此始

### 起建章宮

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里十

門萬戶

腰五日

劉攽曰衍五字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

周大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庖林曰五行志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將

軍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將軍征匈奴

元狩三年夏大旱穿昆明池自此至太初四

年二十年不聞恒暘至天漢元年夏又大旱

則在改年之後而以為頻年苦旱思欲勤政

致雨亦不考其時事矣按本紀太初元年築  
受降城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將軍  
趙破奴擊匈奴不還三年築五原塞外列城  
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入定襄雲中四年李廣  
利斬大宛王首天漢元年三月匈奴歸漢使  
者使使來獻時戎軒屢駕獲醜納降改元之  
意直為漢誅夷狄非復人事威靈赫濯如雷  
如霆故稱天以屈之尊大漢也

秋閉城門大搜

日知錄曰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

搜索奸人也非踰侈者也

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蹠  
呂協瑞焉

劉敞曰按元封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  
珍物或化為黃金而此稱黃金似非是所謂  
黃金為麟趾裏蹠者盖用首山金為之耳故  
詔先叙三瑞下乃云呂協瑞焉

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  
日知錄曰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  
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

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又同是九月愚按大德本人字皆作入丞相屈竈下獄要斬妻子梟首

宋祁曰舊本無子字

後元元年

刊誤曰按昭紀辭訟在後二年前皆聽勿治則當但稱後元年也葛魯卿侍郎云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為後元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不知諱避何耶補遺曰按武帝改元凡十有一未有無年號者在元鼎

之前未有年號尚加追改最後二年何獨無  
之若但以後元為稱則如葛公所云豈應無  
所諱避疑征和四年之明年改稱征和後元  
年史文闕略故但書後元年不復有征和字  
耳光武以建武三十一年為建武中元元年  
其以建武冒於中元之上則似用征和故事  
也建武中元在本紀亦但云中元元年猶幸  
傳志略載其事宋莒公云今官書累經校定  
學者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  
刊誤亦謂紀無建武誤脫之武紀實大類此

又曰昭紀後元元年刊誤曰檢前後多元  
字按此固合於文景稱後元年之義然祭祀  
志稱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稱建武中元二  
年皆不去元字則祗和後元元年雖加元字  
未害理也班固於武紀書後元元年於昭宣  
紀丙吉霍光傳書後元二年又於霍光傳但  
書後元年於昭紀但書後二年必有一繆要  
之去元字與否義得兩通

侍中僕射莽何羅孟康曰祗和三年言重合侯  
其先人有反易姓莽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  
師古曰莽音莫戶反

宋祁曰紫馬亦滿補及易馬為莽者以二字音同字之聲既不可改故但全其形耳以是漢雖馬姓亦謂之姚也

### 葬茂陵

水經注曰茂陵故槐里之茂鄉也漢武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率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平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



漢舊儀曰每天子卽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  
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  
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  
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  
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  
皆藏之內方外陟車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  
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火以營陵餘地爲四  
園后陵餘地爲侯仔以下次賜親屬功臣  
三輔黃圖曰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周  
園三里三輔舊事云武帝於槐里茂鄉徙戶

一萬六千一作六千置茂陵高一十四丈一百

步茂陵園有鶴觀元和郡縣志曰茂陵在

興平縣東北十七里武帝陵也守陵溉樹埽

除凡五千人文獻通考曰漢法天子即位

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

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歷年久長比崩陵中

至不復容物由崔光闇於大體奢侈過度也

昭帝紀第七

後元二年

劉敞曰檢前後文多元字



蕭分行踳踳金為衣兮菊為裳  
嗟嗟荷荷出人薰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朱云有明晉灼曰帝  
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  
書皆未能有所明也帝自言雖通保傳也師古曰  
晉瓚之說皆非也帝尚書猶未能明也

劉放曰予謂瓚說是

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劉放曰予謂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  
酒升四錢共是一事爾以律占租者謂令民  
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

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王子侯表旁況侯殷坐貨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即如顏說賣酒升四錢無為所著官既罷權酷矣，何處賣酒乎？

其吏為桀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師古

曰其罪未發，未為吏所執持者。

劉歆曰：在吏謂發覺已在吏者。

毋飲今年馬口錢。

刑誤補遺曰：按武紀大初二年籍吏民馬補。

車騎馬又漢儀注民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其  
二十錢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  
補車騎馬也蓋元狩四年以來中國車騎馬  
乏又縣官錢少買馬難得於是有馬者籍之  
且於口賦之外增三錢以為補車騎馬之用  
所謂馬口錢者此也昭帝既省乘輿馬及苑  
馬矣故民所出口錢可以勿歛類溥誤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日知錄曰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算襍  
征之用錢者皆令叔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

太常郡者不獨為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恃之乏也

帝加元服

後書禮儀志引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

下摘

大戴禮記篇作離

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

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

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符傳篇之

幼志蘊積文武之就符傳篇之德肅勤高祖之清廟

六合之內靡不蒙德符傳篇之永與天無極

通更賦未人者皆勿牧

通考曰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  
說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僱直  
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  
僱代行者遇更者亦以錢僱直所直者邊疆  
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  
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  
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  
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  
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  
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



戎者毋幾矣然是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  
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僅  
募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僅募珠與三日之  
說背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待謫戍者  
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  
孫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  
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邊戍一歲而  
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  
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六月壬申葬平陵

三輔黃圖曰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帝初作壽陵今流水而已石椁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厨裁足祠祀萬年之後塋地而祭 雍錄曰昭帝平陵在咸陽西北二十里

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習學記言曰班氏於武帝極稱其美而於昭帝乃謂承奢侈餘敝海內虛耗問民疾苦古

人稽古禮文之事本以養民而武帝之稽古  
禮文者反以害民班氏欲擇一以歸美故其  
避就如此然則是稽古禮文終以害民而後  
止也而可乎

### 宣帝紀第八

往來長楊五柞宮

三輔黃圖曰長楊宮今在盤屋縣東南三十  
里本秦舊宮至漢脩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  
垂楊數畝因為宮名門曰射熊觀秦漢游獵  
之所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盤屋宮中

有五柞樹因以為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  
數畝

內謁者令郭穰

劉敞曰謁字衍

劉敞同

因遭大赦

劉敞曰按武帝後元二年無赦元年乃有之  
蓋本云後元年後人誤作後元元年又就元  
字注二字後又誤為二耳補遺曰武紀後  
元二年行幸五柞宮宣紀丙吉傳皆云是年  
帝幸五柞皇魯孫遭赦則事在二年非元年

也後元二年無赦在武紀文則爾按是歲元  
并赦六月之赦在昭帝即位之後二月之赦  
則丙吉傳所載是也傳言吉拒使者因劾奏  
吉武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獄繫  
者恩及四海矣所謂遭大赦者指此紀失於  
登載貢父亦偶不記其事

時會朝請

如淳曰春日請朝秋日請

愚按尋其字義則朝乃親朝請特使人為請  
王子侯表重侯擔坐不使人為秋請免吳王  
濞傳及後使人為秋請是也然八月嘗酎諸

侯王皆來侍祭太廟則請不特使人為之或

可使人耳

德武食邑

張晏曰舊關內侯無邑也以蘇武守節外國劉德宗室後彥故特令食邑

愚按晏說非也蕭何傳因鄂千秋故所食關

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劉敬傳封敬二

千戶為關內侯黠布傳封薛公千戶史記索

隱曰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武帝時將

軍李沮李息校尉豆如意騎士孟巴漁陽太

守鮮李敢右師譚左秋伊訾皆以關內侯食

邑不自武德始也後若夏侯勝金安上張霸

陳湯韋賢韋賞蕭望之馮奉世常侍閔衡尉  
長張禹鄭寬中師丹董賢等不可勝數元始  
中修功臣後鄺友明等百十三人莫不以閔  
內侯食邑矣

廣川王吉有罪廢

愚按刊誤據傳表荀紀吉作去宋初曰吉一  
作去字

池籟未御幸者

籟漢紀作苑

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

劉敞曰爵自中郎吏文誤蓋本云自中更至  
五大夫傳者誤以更為吏遂衍出郎字與民  
爵不過公乘則賜吏爵自五大夫而上也以  
中二千石爵中更二千石亦當左更其比同  
千石當右庶長六百石則五大夫矣尋本始  
元年詔文則知此說是

中二千石各一人

劉敞曰此詔是丁丞相御史者故云各二人  
下云中二千石各一人於文似少潤飾

今吏循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



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李斐曰今吏已脩身  
無赦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  
更赦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  
更赦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  
更赦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  
更赦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  
更赦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  
更赦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  
更赦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  
更赦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

劉歆曰言吏脩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故須  
赦也何則身不脩則不能率下法不奉則或  
阿枉如此則民坐罪者乃無辜安得如文王  
刑茲無赦也 劉歆曰此詔正謂吏未能脩  
身奉法有稱上意者故特赦之與更始申儆  
之也顏李以意疑宣帝不當謂吏皆未脩身  
奉法乃斷其辭曲為釋解失之遠矣

備內之親蔡而不殊

刊誤曰蔡讀如蔡蔡叔之蔡 補遺曰按左  
傳正義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本蔡隸  
書改作蔡遂失本體說文曰蔡散之也從米  
殺聲然則蔡與蔡皆當作蔡蔡於說文訓散  
而昌邑王傳亦載詔文作析而不殊散與析  
同義則蔡之為蔡審矣顏依字釋之疑非

彈射飛鳥

宋祁曰南本飛鳥下有單年二字

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  
於長樂宮故改年

刊誤補遺曰按郊祀志明言帝幸河東祠后  
土有神爵集故改元為神爵劭乃舉前年長  
樂宮事非是紀載改元之詔曰幸萬歲宮神  
爵翔集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按黃圖萬歲  
宮在汾陰正祠后土處也此詔上文云神爵  
仍集謂二年集雍三年集泰山四年集長樂  
也又歷叙金芝奇獸白虎威鳳珍祥之衆未  
乃言萬歲宮神爵則冠元之意在此不在彼  
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非首

如淳曰首  
音酒醕熟

宋祁曰予按醕非字當為首音酒聚鄭注月

金酒執曰苗

# 起樂游苑

關中記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

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亭曰樂游原

其蓋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如淳曰律百石奉月  
六百韋昭曰若食一

斛則蓋  
五斗

宋祁曰刊誤據後漢志及師古百官表注當

云律百石奉月十六斛 因學紀聞曰通典

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粟寔而知禮鄭

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

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  
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  
二與漢紀不同

大夫八十匹

宋祁曰一本作夫丁八十匹

夫人六十匹

宋祁曰一本無此五字

所以行禮樂也

劉敞曰多樂字 宋祁曰陽夏公曰古語多

此類非衍字也

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洶流枯槁榮茂  
刊誤補遺曰按漢儒記禮有天降膏露地出  
醴泉之文故一時遵用其說王充非之曰爾  
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甘  
露也今儒者謂從地中出按爾雅釋水章使  
有醴泉從地出當於此章言之何故及居四  
時章中乎然則醴泉甘露本一物也 又曰  
衡陽嘗有甘露降劉貢父曰此戾氣所成其  
名爵錫王定國謂當從博識者求甘露爵錫  
之別按汝南先賢傳都尉廳事前有甘露降

功曹鄭敬曰明府政事未能致甘露但木汁耳又陳祥明中松柏林冬月出木醴後主以爲甘露之降俗呼爲爵錫貢父所云其出於此王仲任曰歆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饒災害不生此則甘露之驗其言足以津犀疑

也

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冠元

廣漢郡故改年然則應說非

也見新豐者於此五載矣

劉放曰案宣帝四年改元而郊祀志先言改元甘露其夏黃龍見新豐其下乃云後間

歲改元黃龍然後又云正月復幸甘泉然則  
宣帝自追用五年前黃龍改元爾若是年黃  
龍見史官馬得不書漢注未可據也 補遺  
曰按蘇文忠公云古者有喜則以名物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  
敵以名其子嘉禾事固出於當年至叔孫獲  
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併以是名其三子則  
可疑孔穎達謂未必其年頗生三子當是追  
以前事名之黃龍紀元豈其比邪元鼎嘗送  
用後四年事然是年始有年號若黃龍則前



四年龍見新豐宜即以此年紀元而不用漢注遂實以廣漢之說彼蓋不知有前比也

元帝紀第九

年二歲宣帝即位

劉攽曰此言年二歲宣帝即位指論踰年改元為即位耳若春秋諸公也

孝宣皇帝葬杜陵

三輔黃圖曰杜陵在長安城南帝在民間時好游鄠杜間故葬此漢舊儀曰茂陵平陵杜陵邑皆取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陵多貴

皆三萬戶至五萬戶 水經注曰北去長安  
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  
年縣之漢宣帝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為初  
陵更名杜縣為杜陵也 元和郡縣志曰杜  
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里

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

宋初曰古本無黃字

戰戰兢兢

宋初曰兢兢唐本作栗栗

永惟烝庶之飢寒

宋祁曰一本無永字

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

宋祁曰唐本監本衛字下有各字

人人自以得上意

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个人字

天不終命

宋祁曰刊誤改天作天

齊三服官

刊誤補遺曰按地理志齊郡臨淄縣有服官  
所謂三服官者蓋言其有官舍三所非謂其

為首服冬服夏服而名官也貢禹論三服官  
作工各數千人言各則知其非一矣漢紀載  
此疏乃去各字非也袞邑亦有服官獨不罷  
蓋所供龍袞之屬禮不可闕至臨淄三官歲  
輸物不過十筭如水素方空穀吹綸絮皆輕  
靡而歲費數鉅萬此固可省者禹又言三工  
官官費五十萬亦謂每一工官為費若此如  
顏李之說三服官以三服為名則三工官又  
可名三工之官邪

行所過毋出祖賦

宋祁曰舊本作毋令出租賦

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

宋祁曰趙本無為父後者四字

秋罷

如淳曰當言罷某官  
某事爛脫失之

劉敞曰如言爛脫是日知錄曰如說是也

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

築戰事

殷周法行而姒軌服

宋祁曰法行唐本作行法

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

宋初曰一本無洪字

有白蛾羣飛蔽天

師古曰蛾成羣若今之蠶蛾類也

宋初曰顏注南本唐本並無成羣二字

立皇子興為信都王

宋祁曰興越本作興子據表傳作興是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

宋初曰唐本無都字

大郤都尉

宋初曰舊本南本唐本並無郤字刊誤添

縣蠻夷邸門

宋祁曰唐本無門字

問者陰陽不調

宋祁曰不唐本作未

今不良之吏

宋祁曰唐本無之字

由奴序韓邪單于來朝

宋祁曰序當作呼

秋七月丙戌葬渭陵

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有步已穿築為方城  
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運雜物

并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  
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  
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水經

注曰故渠又東逕渭陵元帝永光四年以渭  
城壽陵亭原上為初陵詔不立縣邑元帝永  
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為初陵詔不立  
縣邑元壽元年傳后崩合葬渭陵潘岳關中  
記漢帝后同陵則為合葬不共陵也渭陵非  
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 元  
和郡縣志曰渭陵在咸陽縣西北七里



貢薛韋康迭為宰相

容齋續筆曰四人皆握嬖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頭最為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恭石頭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

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  
更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  
餘罪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  
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  
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  
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  
源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  
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號令溫雅

習學記言曰永光詔自咎不明亡以知賢併

考孝元諸詔往往引過在已不失君道史以  
為號令溫雅信矣自三代誥誓既絕至漢制  
詔遂為空文然猶有其意與言也又降而後  
世言與意皆亡但襲積故實矣

### 成帝紀第十

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

朱翌猗覽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  
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  
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  
古雖破其說不及此 危林曰霍光正畫室

也競逐獵也

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

水經注曰岷山即瀆山也又謂之汶阜山在  
徼外江水所導也愚按水經注引此作江  
水三日不流為是江水焉得以竭稱乎

葬延陵

水經注曰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為初陵以  
為非霸曲亭南更營之元和郡縣志曰延  
陵在咸陽縣西北十三里

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々天子之容者  
矣

史通曰漢書孝成紀贊曰云云又五行志曰  
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千餘人皆  
白衣袒裼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  
茵上或駿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  
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溝  
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  
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為集無度雖外飾威  
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

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哀帝紀第十一

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

師古曰陳不敢言為太子故云假充

若言非正

宋祁曰非正新本作非如正

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漢制考曰內宰教六宮注六宮者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疏云漢舊儀有此事也

前博士弟子

宋祁曰前博士一本無前字

二月詔曰

劉攽曰此詔亦是下丞相大司寇者

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

禮記檀弓疏曰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

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

宋初曰予按王莽傳以讖文解釋當作太初元將元年後人不曉四字為號輒削去元將二字非是後得唐本元將字果存

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日知錄曰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東平王雲雲后謁安成恭侯夫人放皆有罪雲自殺謁放弃市

愚按東平謁王傳雲及后謁以祭治石象歟山為息夫躬孫罷等所告得罪

舉民兵法有大慮者

宋祁曰民親當作明



正司直司隸造司魁職

宋祁曰南本職字上有官字

秋九月壬寅葬義陵

三輔黃圖曰哀帝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  
上水經注曰故渠又東逕哀帝義陵南  
元和郡縣志曰義陵在咸陽西北八里

平帝紀第十二

賢即日自殺

宋祁曰唐本無即日二字

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

劉歆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

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

劉歆曰予謂吏俸雖有其名皆不滿其數平  
帝即位推恩故賜令滿秩如二千石者得兩  
十百也顏百官表注吏俸差是其注云漢制  
三公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  
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  
斛比二千石者百斛云云據後漢注所定千  
石以下歲得多少本數此自建武時所加者  
非西漢舊事也

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

愚按桃鄉頃侯名宣東平思王子見王子侯表及宣元六王傳

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儲峙

宋初曰唐本無吏字 愚按小宋板本作吏

舍

使少傅左將軍豐

宋祁曰傅一作府

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愚按思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

玄孫之玄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  
堯十一月子相如嗣，則封者公子寬嗣侯者  
公孫相如也。

黃支國獻犀牛

宋和曰：南本顏注「一角」字上有「有甲」二字。  
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  
所收事。

劉歆曰：賊二百皆異縣人，既自出，故送家在  
所收事也。

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

宋祁曰注文三十六雨雨字舊作旬七十二  
風風字舊作候疑此本有誤

冬置西海郡

宋祁曰新本去冬字

方術本草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  
毒隋書經籍志曰梁有神農本草三卷

葵康陵

三輔黃圖曰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興平原  
口水經注曰延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之

康陵陳也荆川太史集永和郡縣志曰康陵在咸陽縣  
西北九里